

N 南腔北调

细节

□羊郎

细节,常被人忽视,又常让人沮丧。常被人忽略,又常被人提起。细节,所谓细枝末节,看似不重要,其实最能反映出事物品质。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,有很多令人自豪的地方,然而,一个城市的品质不能只看华丽的外表,而要看内在的素质,而素质往往就藏在各种容易被人忽略之处。

如今电子导航地图不断迭代更新,原本在马路上不可或缺的路牌好像显得可有可无,于是在不少地方就残缺不全。有一次在热闹的市区马路上,不经意间看到一块路牌不知什么原因竟然长在了大树的后面,其面目不是因为树叶的茂盛而是被树干遮挡了。到底是先有路牌还是先有树干?让人犯疑,

反正树干和路牌亲密地长在了一起。

对这个细节的视而不见,实际上反映了管理部门对路牌的不够重视。其实一块路牌不仅是指路标识,而且是马路的生命符号。一条路没有了路牌,就失去了作为路的名分。每条路不仅要有关路牌,而且在十字路口,应该四个拐弯角上都有路牌,因为路牌是给人看的。

最近还发现有一个路口转角处竖着一块提示牌,下面一行小字:大型货运客运车,其上面有一个大大的“停”字,作为警示牌的确非常醒目,问题是猛然看到一时有点蒙,转而才想起由于大货车右转时,驾驶员会出现死角盲区,由此出现的交通事故不少,于是出台规定

了大货车驾驶员右转时必须刹车停一下。那么能否标示得更明晰一点,让所有目击者看了后都不至于产生歧义。

每次坐地铁,总觉得标志地铁几号线的颜色有问题。每个地铁站的进出口一般都有两个阿拉伯数字,一个表示几号口,一个表示几号线。现在标示几号口的是红底白字,红白反差强烈,让人一目了然,看着非常舒服。然而标示几号线的却是绿底黑字,让人白天看着都十分费劲,到了雨天的晚上更是让人走到眼前才能辨识真容。很奇怪的是用英文标识的line倒是绿底白字,显得较为醒目。我们这个城市里懂中文的比懂英文的还是多吧,如果颜色上顾不过来,也

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吧。

我们的城市社会生活也到了进一步关注细节的时候了。例如,当你呲牙咧嘴都撕不开那看上去很容易撕开的瓶盖上的塑料封口时,懊恼之余又不免想起有些该牢固的东西却并不牢固。马路上的窨井盖与地面不平,人行道上的彩色面砖倒是很养眼,但是却缺乏平整度。残疾人的盲道做得很漂亮,但是无奈被铺天盖地的共享单车所侵占。到医院看病,每次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一条条脏兮兮的塑料门帘里进进出出,总感到心里不爽。

有道是魔鬼藏在细节里,不注意细节,有可能是前功尽弃,与千里长堤毁于蚁穴皆为同理。只要注重细节,细节问题是是可以解决的,

当然有的细节问题是有人故意为之的又另当别论,例如要找寻商品外包装上的保质期可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过去我们常用“蒸馒头差一口气”来说事,指责那些干活不精致的人和事。现在经常用“最后一公里”来形容细枝末节问题,用更时髦一点的词就是所谓“颗粒度”,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问题。

做事细节的完美,反映出人的品质,我们确实要有追求极致的心性,要自觉克服“差不离”的习惯陋习。细节的深究没有止境,没有最完美,只有更完美。于细微处见精神,它检验着的其实是人的素质。细节决定成败,简而言之,这个成败不是某一件事的成败,甚至也关乎我们民族振兴事业的成败。

F 非常感受

eichangganshou

母亲的遗憾

□鲁 北

母亲没有遗憾。

母亲的遗憾,都是我们臆想的。母亲是一个只讲付出、不求回报的人,怎么可能有遗憾呢?

我们知道父亲喜欢喝酒,吃肉,特别是肥肉。但不知道母亲喜欢什么?包括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用的,也没有问过她。

母亲病重以后,曾对我妹妹说,等她百年之后,要一口棺材。这不是母亲的主意,是在外地工作的三姐回家看望母亲,聊起这件事,说母亲一辈子不容易,老了以后,一定要体体面面葬出去。也是,母亲80多岁了,四世同堂,身后之事,应该体面。

爷爷去世的时候,发了五天丧,奶奶去世的时候,也发了五天丧,很隆重。孝子们披麻戴孝,在哀乐中,簇拥着棺木缓缓行至墓地。那场景,惊天动地。二叔去世时,就简单了,连口棺材也没用,第二天火化了,接着埋了。

多年来,我们这里丧事从简,出殡时,把骨灰盒固定在一把椅子上,绑上两根木棍,由两个人抬着,送往

墓地。很不庄重。

母亲无意中把这件事对妹妹说了。妹妹说,我哥哥吃公家饭,给您用上棺材,人家开除了我哥。母亲急忙说,那别用,千万别用。这件事,母亲自始至终没有向我提起,对自己的后事,一直对我的妹妹说,听你大哥的。

几年前,镇上殡葬改革,不仅摈弃一个陈规陋习,连基本的丧礼也取消了,不扎灵棚、不穿孝衣、不戴孝帽,等等。一张遮阳布代替的灵棚,人们在遮阳布下出进,不仔细辨认,看不出谁是孝子,谁是帮忙的。村人们有些微词,敢怒不敢言。

死者为大。一个人去世了,不声不响地抬出去,是对死者的极不尊重,是对生命的极不尊重。“前人去后人至”,活着的人怎么想?

早在战争年代,毛主席说,今后我们的队伍里,不管死了谁,不管是炊事员,是战士,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,我们都要给他送葬,开追悼会。这要成为一个制度。



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。

我们征求村红白理事会的意见,满足母亲一生唯一的一次愿望:要一口棺材。

我们给母亲买了一口大理石棺材。

母亲一直住在土坯老屋里,直到生命结束。这是我们对母亲无法挽回的亏欠。如果母亲在有生之年住进新房,该有多么好啊。

这幢老屋建于1974年,风风雨雨已近半个世纪。几年前,我们商议给父母建一幢新房,父母死活不同意。父母说,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,能活几年?盖上新房,将来谁住?这老

屋能撑住我们。我们知道,这幢老屋十年八年倒不了,不是想让父母也住砖瓦房吗?我在城里住楼房,弟弟妹妹们住砖瓦房,都比父母住的老屋结实、宽敞。父母倒是想得开,说,砖瓦房有什么好,还不如这土坯屋,冬暖夏凉。

母亲活着时没有住上砖瓦房,故去了却住进砖铺底、砖砌墙、水泥盖板封顶的新房子里。母亲应该含笑九泉了。

我却欲哭无泪。

母亲是一个把自己的切身置之度外的人,她向这人世间索求过什么?没有。

母亲没有遗憾,我们有。

R 人生百味

enshengbaiwei

高 估

□徐 徐

朋友性子直,嘴又碎,伤害或得罪不少人,以致于大家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,但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错。比如他去朋友家做客,主人辛辛苦苦地做了一桌子菜,他吃后不但不赞扬,还说这道菜太咸了,那道菜又有些淡,应该怎样做才会更好吃。

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。我劝他,对人不要过于苛刻,看不上不用非说出来,心里知道就行了。他反问我,“我说的不是实情吗?如果一个人听不见批评之声,那他还能成什么大事?”

我说,“你说得对,但你高估了人的心胸和肚量,大肚能容之人毕竟是少数,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听到或感激别人的批评之声的。”

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,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。如果我们不能给予他人这个需求,至少不要打击和批评。